

賢愚因緣經卷第四

左四

元 魏 沙 門 慧 覺 譯
出家功德尸利苾提緣品第十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伽陀國王舍城迦蘭
陀竹園中爾時世尊讚歎出家功德因緣其
福甚多若放男女若放奴婢若聽人民若自
己身出家入道者功德無量布施之報十世
受福六天人中往返十倒猶故不如放人出
家及自出家功德爲勝何以故布施之報福
有限極出家之福無邊無量又持戒果報五

通神仙受天福報極至梵世於佛法中出家
果報不可思議乃至涅槃福故不盡假使有
人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所得功德不如
出家何以故七寶塔者貪惡愚人能壞破故
出家之法無有毀壞欲求善法除佛法已更
無勝故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
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
罪令不失目此二人福雖復無量猶亦不如
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何以故雖能
施於二種人目此人唯各獲一世利又肉眼

性性有敗壞聽人出家若自出家展轉示導衆生永劫無上慧眼慧眼之性歷劫無壞何以故福報人天之中自恣受樂無窮無盡畢成佛道所以者何由出家法滅魔眷屬增益佛種摧滅惡法長養善法滅除罪垢興無上福業是故佛說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大海廣於虛空若使有人爲出家者作諸留難令不從志其罪甚重如夜黑闇無所覩見是人罪報亦復如是入深地獄黑闇無目譬如大海江河百流悉投其中此人罪報亦復如

是一切諸惡皆集其身如須彌山劫火所燒無有遺餘此人亦爾地獄火燒無有窮已譬_古如迦留樓醯尼藥極爲苦毒若等斤兩比於石蜜彼善惡報亦復如是聽人出家若自出家功德最大以出家人以脩多羅爲水洗結便之垢能滅除生死之苦爲涅槃之因以毗尼爲足踐清戒之地阿毗曇爲目覩世善惡恣意而遊步八正之路至涅槃之妙城以是義故放人出家若自出家若老若少其福最勝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王舍

城有一長者名尸利苾提_{福增}_{此言}其年百歲聞出家功德如是無量便自思惟我今何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即辭妻子奴婢大小我欲出家其人老耄家中大小莫不厭惄輕賤其言無從用者聞欲出家咸各喜言汝早應去何以遲晚今正是時尸利苾提即出其家往趣竹園欲見世尊求出家法到竹園已問諸比丘佛世尊大仙大悲廣利天人者今何所在比丘答言如來世尊餘行教化利益不在尸利苾提又問次佛大師智慧上足更復是

誰比丘指示彼尊者舍利弗是即拄杖至舍利弗所捨杖作禮白言尊者聽我出家時舍利弗視是人已念此人老三事皆缺不能學問坐禪佐助衆事告言汝去汝老年邁不得出家次向摩訶迦葉優波離阿菟樓陀等次第五百大阿羅漢_{三四}彼皆問言汝先向餘人未答言我先已向世尊世尊不在次向尊者舍利弗又問彼何所說答曰彼告我言汝老年邁不得出家諸比丘言彼舍利弗智慧第一尚不聽汝我等亦復不聽汝也譬如良醫善

知贍病捨不療治餘諸小醫亦悉挾手當知
是人必有死相以舍利弗大智不聽其餘比
丘亦爾不聽戶利苾提求諸比丘不得出家
還出竹園住門閭上悲泣懊惱舉聲大哭我
從生來無有大過何故特不聽我出家如優
波離剃髮賤人尼提下穢除糞之人驚搘摩
羅殺無量人及陀塞鞞大賊惡人如是等人
尚得出家我有何罪不得出家作是語時世
尊即於其前踊出放大光明相好莊嚴譬如
切利天王帝釋七寶高車佛問福增汝何故

哭爾時長者聞佛梵音心懷喜踴如子見父
五體投地爲佛作禮泣白佛言一切衆生殺
人作賊妄語誹謗下賤等人皆得出家我獨
何罪特不聽我佛法出家我家大小以我老
耄不復用我今於佛法不得出家今設還家
必不能前我當何所趣我今定當於此捨命
爾時佛告戶利苾提誰能舉手於虛空中而
作定說是應出家此人不應是老長者白佛
言世尊法轉輪王第一智子次佛第二世間
導師舍利弗者此不聽我佛法出家爾時世

尊以大慈悲慰喻福增譬言如慈父慰喻孝子而告之言汝莫愁憂苦惱我今當令汝得出家非舍利弗三阿僧祇劫精勤苦行百劫修福非舍利弗世世難行破頭挑眼髓腦血肉皮骨手足耳鼻布施非舍利弗投身餓虎入於火坑身抉千針剜身千燈非舍利弗國城妻子奴婢象馬七寶施與非舍利弗初阿僧祇劫供養八萬八千諸佛中阿僧祇劫供養九萬九千諸佛後阿僧祇劫供養十萬諸佛世尊出家持戒具足尸波羅蜜非舍利弗於

法自在何得制言此應出家此人不應唯我一人於法自在唯我獨乘六度寶車被忍辱鎧於菩提樹下坐金剛座降魔王怨獨得佛道無與我等汝來隨我我當與汝出家如是世尊種種慰喻憂惱即除心大歡喜便隨佛後入佛精舍告大目連今與出家何以故衆生隨緣得度或有於佛有緣餘人則不能度於餘人有緣佛則不度於舍利弗有緣目連迦葉阿那律金毗羅等一切弟子則所不度如是展轉隨其有緣餘人不度爾時目連亦

恩此人年高老耄誦經坐禪佐助衆事三事
悉缺然佛法王勑使出家理不有違即與出
家受具足戒此人前世已種得度因緣已忝
法鉤如魚吞鉤必出不疑已曾修集諸善功
德晝夜精勤修集讀誦修多羅毗尼阿毗曇立四
五廣通經藏以年老故不能隨時恭敬迎送禮
問上座諸年少比丘以先出家爲上座故常
苦言剋切此老耄比丘自恃年高讀經學問
憍慢自大不相敬承時老比丘便自思惟我
在家時爲家大小之所刺惱今來出家望得

休息而復爲此諸少年輩之所激切何罪乃
爾益增苦惱又作是念我今寧死時彼林邊
有大河水既深且駛尋往岸邊脫身袈裟置
樹枝上長跪向衣啼泣墮淚自立誓言我今
不捨佛法衆僧唯欲捨命我此身上衣布施
持戒精進誦經設有報者願我捨身生富樂
家眷屬調順於我善法不作留難常遇三寶
出家修道遭值善師示悟涅槃誓已於河深
駛迴波覆湧之處欲投其中爾時目連以天
眼觀我老弟子爲作何事尋見弟子放身投

水未至水頃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言法子
汝何所作尸利苾提甚大慙愧即自思惟當
以何答我今不應妄語誑師設誑師者世世
獲罪當無舌根又我和尚神通玄鑒我縱妄
語亦自知之世若有人智慧明達性實質直
諸天應敬若有智慧而懷詭誑可爲人師人
應供養若無智慧而有質直雖不兼物行已
自濟若人愚癡心懷詭誑一切衆中惡賤下
劣設有所說人悉知之皆言此人詭欺無實
假令實說捨不信用是故我若欺誑和尚此

非我宜當如實說即白師言我厭家出家欲
求休息今復不樂故欲捨命目連聞已即作
是念此人設當不以生死恐懼之事而怖之
捉我衣角莫中放捨即奉師教譬如風性輕
舉所吹塵草上衝虛空神足遊空若捉一毛
意隨意所至爾時目連猶如猛鷹銜於小鳥飛
騰虛空目連神足亦復如是身昇虛空屈伸
臂頃至大海邊海邊有一新死女人面貌端
正身容殊妙女相具足見有一蟲從口中出

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立觀觀已捨去尸利苾提白言和尚此何女人狀相如是目連告言時到當說小復前行見一女人自負銅鑊擣著水邊然火吹之既沸脫衣自入鑊中髮爪先脫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其肉而食歟之福增見已心驚毛豎白言和尚自食肉者爲是何人目連告曰時到當說次小前行見一大樹說次前經久見左四一大山下安刀劍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刀劍稍壞刺其身即自收拔還豎本處復還上山如前不息見已白師此復多有諸蟲圍唼其身乃至枝節無有空處如針頭許時有大聲叫喚啼哭震動遠近如地

獄聲白言和尚此大惡聲爲是何人目連告言時到當說次復見有一大男子周市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叉毒箭鏃皆火然競共射之身皆焦然白言和尚此是何人受茲苦毒逃走無所師言且住時至當說次前經久見左四一大山下安刀劍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刀劍稍壞刺其身即自收拔還豎本處復還上山如前不息見已白師此復多有諸蟲圍唼其身乃至枝節無有空處如針頭許時有大聲叫喚啼哭震動遠近如地

黑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來徃經行
弟子隨行尋自思惟我今和尚既已無事我
寧可問向來事不念已白言唯願和尚爲我
解說向所見事目連告言今正是時即白和
尚先所見者是何女人目連答言汝欲知者
是舍衛國大薩薄婦容貌端正夫甚愛敬爾
時薩薄欲入大海貪戀此婦不能捨離即將
入海與五百賈客上船入海時婦常以三奇
木頭擎鏡照面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生愛
著時有一大龜以脚躡船船破沒海薩薄及

婦五百賈客一切皆死大海之法不受死屍
若水迴波夜叉羅刹出置岸上衆生命終隨
所愛念死即生中或有難言隨所愛著便往
生者誰愛地獄而入地獄者衆答曰若有衆
生盜三尊財及父母物乃至殺人如是大罪
應墮熾火地獄是人爲風寒冷病所逼便思
念火欲得入中念已命終便墮是獄若人盜
佛燈明及直物或盜僧祇燈燭薪草若破壞
撥撤僧祇房舍講堂若冬寒時剥脫人衣若
以力勢以冰寒時水灌奴婢及以餘人若抄

掠時剥人衣裳如是罪報應墮寒冰地獄是人爲熱病所逼常思寒冷之處念想之時即墮此獄優鉢羅鉢頭摩拘物頭分陀利地獄亦復如是寒冷地獄中受罪之人肉冰燥如焦豆散腦髓米爆頭骨碎破百千萬分身骨摩裂如剖箭括若人慳貪斷餓衆生不隨時飲食應墮餓鬼得逆氣病不能下食贍病知識以種種食勸強之言是甜是酢此美易消汝可強食便起恚心使我何時眼不見食爾時命終生餓鬼中若人愚癡不信三寶誹

謗毀道應墮畜生爲病所困唯得伏卧不得偃側不喜善言左右定知此人必死便逼勸言汝當聽法受齋受戒汝當見佛像見比丘僧汝當布施其人心意都不喜樂爲強敦喻便增惡念願我得一不聞三寶善名處者快不可言爾時命終生畜生中若有修善種人天因此人不爲大病所困臨命終時心不錯亂所親左右知其將死各勸之言樂聞法不欲見像不欲見比丘聽經偈不汝喜欲得受齋戒不欲得財物施佛像不悉答言好復與

說言施佛形像得成佛道供養法者在所生處得深智慧達解法相若施衆僧所生之處得大珍寶隨意無乏病人聞已歡喜願言使我所生常遇三寶聞法開悟爾時命終得生人中若人廣種生天善因清淨施戒樂聽經法修持十善其人將終安隱仰卧見佛形像天宮殊女及聞天樂顏色和悅舉手上向爾時命終即生天中此薩薄婦自愛著身命終還生故身作蟲捨此蟲身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尸利苾提白言和尚自食肉者是何婦人

目連告曰是舍衛國優婆夷婢彼優婆夷請一清淨持戒比丘夏九十日奉給供養於自陌頭起房安止自辦種種香美飲食時到使婢送食供養婢至屏處選好美者自取食之餘與比丘大家覺婢顏色悅澤有飲食相問言汝得無汚比丘食答言大家我亦有信非邪見人何緣先食比丘食已有殘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故先受輕繫華報之罪命終當墮大地獄中受正果報苦毒無量福增白言所見大樹

諸蟲唼食發大惡聲復是誰乎告言福增是
瀨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用僧祇物華果
飲食送與白衣此受華報於此命終墮大地
獄唼身諸蟲即是爾時得物之人白言和尚
彼舉聲哭衆箭相射洞身火然復是何人目
連告言此人前身爲大獵師多害禽獸以是
罪故受斯苦妻於此命終墮天地獄經久難
出又問和尚彼大山上自投來下刀劍矛稍
刺害其身拔已復上此是何人目連答言是
王舍城中大健闢將以猛勇故身處前鋒或

以刀劍矛稍傷剋物命故受此報於是死已
墮天地獄受苦長久福增又白今此骨山復
爲是誰目連告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
骨也尸利苾提聞是語已心驚毛豎惶怖汗
水白言和尚願我今者心未裂頃時爲我說
本末因緣目連告言生死輪轉無有邊際而
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造若干業隨行
受報目連又言過去世時此間浮提有一國
王名曇摩慈提法增此言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有
慈悲心性不暴惡不傷物命王相具足政法

治國滿二十年事間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諸臣白王外有一人犯於王法云可治罪王時慕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案限律殺人應死尋殺此人王博戲已問諸臣言向者罪人今何所在我欲斷決臣白王言隨國法治今已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躰地諸臣左右冷水灑面良久乃蘇垂泣而言宮人妓女象馬七珍悉於此住唯我一人獨地獄中受諸苦痛我本未爲王時而此宮中亦有王治我不久死此中亦當續有王治我名

爲王而害人命當知便是旃陀羅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爲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時王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剋百姓離別人民剥脫衆生命終多作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唼食其身譬言如拘執及鈍斃草著身諸蟲亦復如是身癩癢故揩玻璃山碎殺諸蟲血流汚海百里皆赤以此罪緣於是命終墮大地獄時摩竭魚一眠百歲覺已飢渴即便張口海水流入如注大河爾時適有

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行駛疾投趣魚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各作是言我等今日決定當死各隨所敬或有稱佛及法衆僧或稱諸天山河鬼神父母妻子兄弟眷屬並作是言我等今日是爲最後見閻浮提更永不見爾時垂入摩竭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時魚聞稱南無佛聲即時閉口海水停止諸賈客輩從死得活此魚飢逼即便命終生王舍城中夜叉羅刹即出其身置此海邊日曝雨洗肉消骨在此骨山是福增當知爾

時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大海中爲摩竭魚汝今既已還得人身不厭生死若於此死當墮地獄欲出甚難時尸利苾提旣見故身聞是說已畏於生死於所修法次第憶念繫心注意觀見拔身解法無常厭離生死盡諸結漏得羅漢道目連歡喜告言法子汝今所應作者皆已作竟汝來向此因我力來汝今可以自神力去爾時目連飛昇虛空尸利苾提隨和尚後如鳥子從母還至竹林時諸年少未知得道如前激刺尸利苾提心

已調順威儀安詳默無所陳佛知此事欲護
諸比丘不起惡業故又欲顯此老比丘德於
大衆中呼福增言汝來福增汝今日往大海
邊耶福增白言實徃世尊汝所見者今可說
之福增比丘具白世尊如所見事佛言善哉
善哉福增比丘如汝所見事實如是汝今已
左四
離生死之苦得涅槃樂應受一切人天供養
比丘所應作事汝已具足年少比丘聞佛是
語深懷憂悔如是智慧賢善之人我等無智
惡心刺弄我等云何受此罪報時諸比丘即

從坐起至福增前五體投地而作是言諸善
人生與悲俱生大德今生亦應當與大悲俱
生唯願於我生憐愍心受我悔過福增答言
我於諸人無不善心可爾悔過戶利苾提見
諸年少心懷恐怖即爲說法諸比丘聞厭生
死法精勤修集斷結盡漏得羅漢道福增因
緣善名流布遍王舍城諸人咸言甚奇甚特
此老長者於此城中老耄無施今於佛法出
家成道顯說如是希有妙法時城中人多發
淨心或有聽放男女奴婢人民令出家者或

自出家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福增百歲方乃出家成就如是諸大功德況諸盛年欲求妙勝大果報者應勤修法出家學道

沙彌守戒自殺緣品第十九

卷四

十三

持戒之人護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何以故戒爲入道之初基盡漏之妙趣涅槃安樂大海無量無邊戒亦如是猶如大海多有阿脩羅鼴龜水性摩竭魚等大衆生居戒海亦

爾多有三乘大衆生居譬喻大海多諸金銀瑠璃等寶戒海亦爾多出善法有四非常三十七品諸禪三昧如是等寶猶如大海金剛爲底金剛山圍四江大河流注其中不增不減戒海亦爾毗尼爲底阿毗曇山以爲圍遶四阿舍河流注入中湛然常爾不增不減海水消涸以故不增常流入故以故不減佛法戒海不放逸故不增具功德故不減是故當知能持戒者其德甚多佛涅槃後安陀國

土爾時有一乞食比丘樂獨靜處威儀具足乞食比丘佛所讚歎非住衆者何以故乞食比丘少欲知足不儲畜積聚次第乞食隨數露坐一食三衣如是等事可尊可尚在僧比丘多欲無厭積貯諸畜貪求慳惜嫉妒愛著以故不能得大名聞彼乞食比丘德行淳備具沙門果六通三明住八解脫威儀庠序名聞流布時安陀國有優婆塞敬信三寶受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布施修德名遍國邑即請是乞食比丘終身供養

供養之福隨因受報若請衆僧就舍供養則妨廢行道道路寒暑勞勤後受報時要勞思慮出行求遂乃能得之若就往奉供養後得受福報便坐受自然是優婆塞信心淳厚辦具種種色香美食遣人往送日日如是沙門四種好惡難明如菴羅果生熟難知或有比丘威儀庠序徐行諦視而內具足貪欲恚癡破戒非法如菴羅果外熟內生或有比丘外行麤疎不慎儀式而內具足沙門德行禪定智慧如菴羅果內熟外生或有比丘威儀麤疎

擴破戒造惡內亦具有貪欲恚癡法慳貪嫉
如菴羅果內外俱生或有比丘威儀詳審
持戒自守而內具足沙門德行戒定慧解如
菴羅果內外俱熟彼乞食比丘內外具足亦
復如是德行滿故人所宗敬爾時國中有一
長者信敬三寶有一男兒心自思惟欲令出
家當求善師而付託之所以爾者近善知識
則增善法近惡知識便起惡法譬如風性雖
空由栴檀林若瞻葡萄林吹香而來風有妙香
若經糞穢臭屍而來其風便臭又如淨衣置

之香篋出衣衣香若置臭處衣亦隨臭親近
善友則善日隆親附惡友則惡增長是故我
今當以此兒與此尊者令其出家念已即往
白比丘言我此一子今使出家唯願大德哀
納濟度若不能受當將還家爾時比丘以道
眼觀此人出家能持淨戒增長佛法即便受
之度爲沙彌時優婆塞左四有一親善居士請優
婆塞及其妻子合家奴婢明日客會時優婆
塞晨朝念言今當就會誰後守舍我若強力
課留一人所應得分我則負他若有自能開

意住者我於會還當別投報優婆塞女即白父言唯願父母從諸僮使但行應請我堪後守其父喜曰甚善甚善今汝住守與我汝母正等無異於家損益心無疑慮於是合家參往受請女便牢閉門戶獨住家內時優婆塞是日忽忘不送食爾時尊者心自念言日時向晚俗人多事或能忘不送食我今寧可遣人迎不即告沙彌汝往取食善攝威儀如佛所說入村乞食莫生貪著如蜂採華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汝今亦爾至家取食收攝根

門莫貪色聲香味觸也若持禁戒必能取道如提婆達多雖多誦經以造惡毀戒墮阿鼻獄如瞿迦利誹謗破戒亦入地獄周利槃特雖誦一偈以持戒故得阿羅漢又戒即爲入涅槃門受快樂因譬言如婆羅門法若設長齋三月四月請詣高明持戒梵行諸婆羅門以揀擇請不得普故仇留爲封印請者怨一婆羅門雖復高經性不清廉貪蜜甜故舐封都盡明至會所呈封乃入次是梵志無印欲入典事語言沒有印不答言我有以甜故舐盡

語言汝今如是以足便不得前復貪小甜失
四月中甘香美味及竟達觀種種珍寶汝今
如是莫貪小事破淨戒印失人天中五欲美
味及諸無漏三十七品涅槃安樂無量法寶
汝莫毀破三世佛戒汚染三寶父母師僧沙
彌受教禮足而去^{左四}到其家打門作聲女問
是誰答言沙彌爲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
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
姪欲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顧影深
現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爲有風病顛狂

病羊癩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毀我
清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
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恒
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亦常有
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金銀倉庫
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爲
此舍主我爲汝婦供給使令必莫見違滿我
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我今寧
當捨此身命不可毀破三世諸佛所制禁戒
昔日比丘至姪女家寧投火坑不犯於欲又

諸比丘賊所劫奪以草繫縛風吹日曝諸蟲
唼食以護戒故不絕草去如鵝吞珠比丘雖
見以持戒故極苦不說如海船壞下坐比丘
以守戒故授板上座沒海而死如是諸人獨
佛弟子能持禁戒我非弟子不能持也如來
左四
世尊獨爲彼師非我師耶如瞻菩薩并胡麻
十七
壓油如瞻菩薩若合臭華油亦隨臭我今已
得遇善知識云何今日當造惡法寧捨身命
終不破戒汚佛法僧父母師長又復思惟我
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提及誹

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污辱我今定當於此捨
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作
爾乃相就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開檻門戶得
一剃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
跪向拘尸那城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
捨佛法衆僧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正
爲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在生出家學道淨修
梵行盡漏成道即刎頸死血流滂沛汚染身
體時女怪遲趣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
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

結懊惱自滅頭髮分裂面目宛轉灰土之中悲吁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情使人踰入開門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以爾有人侵汝污辱汝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今若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詭即以實答我此獨守沙彌來至爲師索食我欲心盛求燒沙彌冀從我心而彼守戒心不改易方便入房自捨身命以我穢形欲壞淨器罪疊若斯故我不

樂父聞女言心無驚懼何以故知結使法爾故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污赤如梅檀杌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時彼國法若有沙門白衣舍死當罰金錢一千入官時優婆塞乞以一千金錢置銅案上戴至王宮白言大王我有罰謫應入於王願王受之王言汝於我國敬信三寶忠正守道言行無違唯汝一人當有何過而輸罰耶時優婆塞具陳上緣自毀其女讚歎沙彌持戒功德王

聞情事心驚悚然篤信增隆而告之言沙彌護戒自捨身命汝無辜咎那得有罰但持還舍吾今躬欲自至汝家供養沙彌即擊金鼓

宣令國人前後導從往到其家王自入內見

沙彌身如赤栴檀前爲作禮讚其功德以種種寶莊嚴高車載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衆香木闍毗供養嚴飾是女極世之殊置高顯處普使時會一切皆見語衆人言是女殊妙容暉乃爾未離欲者誰無染心而此沙彌旣未得道以生死身奉戒捨命甚奇希有王即遣

人往命其師廣爲大眾說微妙法時會一切見聞是事有求出家持淨戒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長者無耳舌緣品第二十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陀精舍與諸比丘大眾說法爾時國內有一長者財富無量金銀七寶象馬牛羊奴婢人民倉庫盈溢無有男兒唯有五女端正聰達其婦懷妊長者命終時彼國法若其命終家無男兒所有財物悉應入官其王大臣攝錄其財垂當入官其女

心念我母懷妊未知男女若續是女財應屬王若其是男應爲財主念已往白王言我父命終以無男故財應入王然今我母懷妊須待分身若苟是女入財不遲若或是男應爲財主時波斯匿王住法平整即可所白聽如其言其母不久月滿生兒其身渾沌無復耳目有口無舌又無手足然有男根即爲作字名镘慈毗梨爾時是女具以是事往問於王王聞是已思惟其義不以眼耳鼻舌手足等而爲財主乃以男故得爲財主兒有男根應

得父財即告諸女財屬汝弟吾不取也爾時大女往適他家奉給夫主謙卑恭謹拂拭牀褥供設飲食迎來送去拜起問訊譬如婢事大家比近長者覩見如是怪問而言夫婦之道家家皆有汝獨何爲改操若茲女子對曰我父終沒家財無量雖有五女猶當入王會母分身生我一弟無有眼耳舌及手足但有男根得爲財主以是義故雖有諸女不如一男是故爾耳長者聞已怪其如是即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長者子以何因緣無

有眼耳舌及手足而生富家爲此財主佛告長者善哉問也諦聽善思當爲汝說唯然樂聞佛告長者乃往過去有大長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質弟名尸羅世質其兄少小忠信成實常好布施拯救貧乏以其信善舉國稱美王任此人爲國平事諍訟曲直由之取決是時國法舉貸取與無有券疏悉詣平事檀若世質以爲時人時有賈客將欲入海從弟戶羅世質多舉錢財以供所須時弟長者唯一子其年幼小即將其子并所出錢到

左四
平事所白言大兄是賈客子從我舉錢入海來還應得爾許兄爲時人我若終亡證令子得平事長者指言如是其弟長者不久命終時賈客子乘船入海風起波浪船壞喪失時賈客子捉板得金還其本國時長者聞其船壞空歸向家唯見此人便自念言此雖負我今者空窮何由可得須有當償時此賈客長者復與餘舉假續復入海獲大珍寶安隱吉還心自念言彼長者子前雖見我不從我責我舉錢時此人幼稚或時不憶或以我前窮

不責耶今當試之即嚴好馬衆寶服飾寶衣乘馬入市長者子見服乘如是心念此人似還有財當試從責即遣人語言汝負我錢今可見償答言可爾當思宜了賈客自念所舉頓大重生累息無由可畢當作一策乃可了耳左四即持一寶珠到平事婦所白言夫人我本從戶羅世質舉少錢財其子來從我責今上一珠價直十萬若從我責可囑平事莫爲時人其婦答言長者誠信必不肯爾爲當試語即受其珠平事暮歸婦即具白長者答言何

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語故故王立我爲國平事若一妄言此事不可明賈客來具告情狀即還其珠時賈客子更上一珠直二十萬復往白言願便囑及此旣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萬彼若得勝雖復姪兒無一錢分此理可通爾時女人貪愛寶珠即爲受之暮更白夫昨日所白事亦可通願必在意長者答言絕無此理我以可信得爲平事若一妄語現世當爲世所不信後世當受無量劫苦爾時長者有一男兒猶未能行其婦泣曰我今與

汝共爲夫婦若有死事猶望不違囑此小事
直作一言而不相從我用活爲若不見隨我
先殺兒然後自殺長者聞此譬如人噎既不
得咽亦不得吐自念我唯有此一子若其當
死財無所付若從是語今則不爲人所信用
將來當受無量苦惱迫處不已即便可之其
婦歡喜語賈客言長者已許賈客聞之欣悅
還家嚴一大象衆寶莊校著大寶衣乘象入
市長者子見心喜念言是人必富服乘乃爾
我得財矣即往語曰薩薄當知先所負錢今

宜見償賈客敬罵言我都不憶何時負君若相
負者時人是誰長者子言若干日月我父及
我手付汝錢平事爲我時人何緣言不賣客
子言我今不念苟有時事當還相償尋共相
將至平事所長者子言此人往日親從我父
舉若干錢伯爲時人我時亦見事爲爾不答
言不知其姪驚曰伯父爾時審不見聞不作
廿四是語此事可爾不以手足指是財耶答言不
爾姪子恚曰以伯忠信王令平事國人信用
我親弟子非法猶爾況於外人枉者豈少此

之虛實後世自知佛告長者欲知爾時平事
長者今慢慈毗梨無有耳目渾沌者是由於
爾時一妄語故墮大地獄多受苦毒從地獄
出五百世中常受渾沌之身由於爾時好布
施故常生豪富得爲財主善惡之報雖久不
敗是故汝等當勤精進攝身口意莫妄造惡
時諸大眾聞佛所說有得初果至四果者有
發無上菩提心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貧人夫婦毘施得現報緣品第二十一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祇洹精

舍與大比丘衆圍遶說法爾時國中有一長
者其婦懷妊月滿生女端正殊妙容貌少雙
其初生時細軟白疋裹身而生父母怪之召
師瞻相師曰甚吉有大福德因爲作字名曰
叔離此言左四叔離長大疋隨身大此女瑰偉國
內遠近競來娉求父母念言女年已大宜當
嫁處即使工師爲作瓔珞叔離問父鍛是金
銀用作何等父告之言汝年已大欲嫁處汝
故作瓔珞女白父母言我欲出家不樂嫁去
父母愛念不違其志尋爲出疋欲作五衣女

見復問欲作何等告言爲汝作衣白父母言
我此所著悉已具足更不須作唯願聽我時
往佛所父母即將往詣佛所頭面作禮求索
出家佛言善來頭髮自墮所著白氈尋成五
衣付大愛道爲比丘尼精進不久成阿羅漢
道阿難白佛言叔離比丘尼本修何功德生
長者家生與毘俱出家不久得阿羅漢道佛
告阿難諦聽善思吾今說之阿難言唯然佛
言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毗婆尸與諸弟子
廣度一切時王臣民多設供養作般遮于瑟

有一比丘恒行勸化令詣佛所聽法布施時
有女人名檀臘伽極爲貧窮夫婦二人共有一
一氈若夫出行則被而往婦便保住坐於草
敷若婦被氈出外求索夫則保坐草蓐勸化
比丘次至其家見是女人因勸之言佛世難
值經法難聞人身難得汝當聽法汝當布施
廣說慳貪布施之報女人白言大德小住還
入舍中語其夫言外有沙門勸我見佛聽法
布施我等先世不布施故致此窮貧本當以
何爲後世資夫答之言我家窮困如是雖可

有心當以何施婦言前世不施今致是因今復不種後欲何趣沒但聽我我決欲施夫心自念此婦或能少有私產我當聽之即可之言欲施便施尋曰我意欲以此毼布施夫言我之與汝共此一毼出入求索以自存活今若用施俱當守死欲作何計婦言人生有死不施與施會歸當死寧施而死後世有望不施而死後遂當劇夫歡喜言分死用施婦即還出自比丘言大德可上屋上我當布施比丘答言若欲施者汝當面施爲汝呪願叔離

白言唯此被毼內無異衣女形穢惡不宜此脫即還入內遙於向下脫身上毼授與比丘比丘呪願持至佛所佛言比丘持此毼來比丘授佛佛自手受此毼垢汚時王會衆微心嫌佛受此垢毼佛知衆心而告之言我觀此會清淨大施無過於此以毼施者大眾聞已莫不悚然夫人歡喜即脫己身所著嚴飾瓔珞寶衣送與其婦檀膩伽王亦欣悅脫身衣服送與其夫命令詣會毗婆尸佛廣爲大眾說微妙法時會大眾得度者衆佛告阿難欲

知爾時貧窮女人檀臘伽者今叔離比丘尼
是由於爾時以清淨心疊布施故九十一劫
所生之處常與疊生無所乏少隨意悉得緣
於彼佛聞深妙法願解脫故今得遇我成阿
羅漢是故汝等應勤精進聞法布施佛說是
王四
王五

時得道者衆莫不歡喜頂受奉行

迦旃延教老母賣貧緣品第二十二

爾時尊者大迦旃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
有一長者多財饒寶慳貪暴惡無有慈心時
有一婢晨夜走使不得寧處小有違失便受

鞭捶衣不蔽形食不充口年老困悴思死不
得時適持瓶詣河取水思惟是苦舉聲大哭
時迦旃延來至其所問言老母何以悲泣懊
惱乃爾白言尊者我既年老恒執苦役加復
貧窮衣食不充思死不得以故哭耳迦旃延
言汝若貧者何不賣貧母言貧那得賣誰當
買貧迦旃延言貧實可賣如是至三女人白
言苟貧可賣我宜問方即言大德貧云何賣
迦旃延言審欲賣者一隨我語答言唯諾告
言汝先洗浴洗已告言汝當布施白言尊者

我極貧困如今我身無手許完納唯有此瓶
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授鉢與汝持此鉢取
少淨水如教取來奉迦旃延迦旃延受尋爲
呪願次教受齋後教念佛種種功德即問汝
有住處不答言無也若其磨時即磨下卧
春炊作使即卧是中或時無作止宿糞堆迦
旃延言汝好持心恭謹走使莫生嫌恨自同
大家一切卧竟密開基戶於戶曲內敷淨草
坐思惟觀佛莫生惡念爾時老母奉教而歸
家依勑施行於後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大家早起見婢命終恚而言曰此婢恒常不
聽入舍今暮何故乃於此死即便使人草索
繫脚拽置寒林中時彼天中有一天子有五
百天人以爲眷屬宮殿嚴麗爾時天子福盡
命終此老母人即代其處生天之法其利根
者自知來緣鈍根生者但知受樂生大爾時此女
既生天中與五百天子娛樂受樂不知生緣
時舍利弗在忉利天知此天子生天因緣問
言天子汝因何福生此天中答言不知時舍
利弗借其道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由迦旃

延即將五百天子來至寒林散華燒香供養

死屍諸天光明照曜村林大家見變怪其所
由告今近遠詣林觀看見諸天子供養此屍
即問天曰此婢醜穢生存之時人猶惡見況

本已死何故諸天而加供養彼時天子具說
本末生天因緣即皆迴詣迦旃延所爲諸天

人廣說妙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
淨法出離爲樂爾時彼天及五百天子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飛還天宮時諸會衆聞此法
已各獲道迹乃至四果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敬禮而去

賢愚因緣經卷第四

卷四

廿七

音釋

耄莫報切 悚忘也 恪胡愛切 胡憂也 慢居宜切 居宜駛疾也 劍爽士切
章移切 搞柱也 踰達合切 践也 稍色角切 稍牙屬也 銓鑑能鑑切 能吐舌也
牒切 銓鑑屬烏管切 同舐也 基爾切 樺徒點鑑也 錶切 錶都切 滴鑑都切
鑑切 謾官切 鍛都玩切 治鑑冶鑑切 彌列切 滴鑑都切

永樂北藏

賢愚因緣經

第一二七冊